

14 国际论坛

虚张声势的“四国联盟”实为利益场

通过谈判和管控减少摩擦,如果动用军事手段,中国不会含糊。这当中根本没有“四国联盟”的位置。

印度国防部星期一宣布澳大利亚海军将参加2020年在孟加拉湾举行的马拉巴尔演习,

这样一来,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四国就在这次联合军演中凑齐了;这被广泛视为围绕“四国联盟”概念的最新进展。

澳大利亚2007年最后一次参加马拉巴尔演习,印度时隔13年后邀请它回来,是新德里刻意表演给中国看的一个表情,目的是向后者施压。美国一直想把“四国联盟”做实,使之成为针对中国的“亚洲版北约”的基础。马拉巴尔军演以及本月四国外长的东京会晤调动了人们这方面的更多联想。

目前四国机制还相当原始,更多是些形式上的东西,所谓“四国联盟”是一些舆论的叫法。这四个国家同中国的地缘关系和矛盾很不一样,对四国机制的诉求也不相同,虽然四国往一块凑越来越多,但亚太地区阻止四国成为实质反华同盟的因素显然远远多于促成这一同盟的因素。

因为中国的确没有针对这个地区制造战略性安全威胁,印度和日本只与中

国有领土纠纷,那些纠纷演化成你死我活战略对撞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管控领土摩擦总的来说是他们与中国都有的共同理性。澳大利亚更与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冲突,中澳关系紧张完全是因为澳大利亚跟美国跑帮找中国麻烦所致。

看清这一点,所谓“四国同盟”只有美国不遗余力试图推动它成为“北约”,其他三国都是在积极、复杂地利用它。那三国都因为不习惯中国崛起而感受某种“威胁”,同时又与中国崛起形成很现实的利益关系,中国是日澳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它们认为,加强四国联系可以增加力量感,形成对中国的压力,有助于其在各自的对华关系中处于更有利位置。

中国靠施加外交压力很难阻止四国的各种聚会,但是中国在与日印澳三国关

系中的主动性很强,牵制它们与美国对华战略目的保持距离的资源很多。就印度来说,两国的边境摩擦有严峻、难以解决的一面,但不让它成为彻底颠覆中印关系并把两国推向战略敌对,相信不仅中国,也是印度的愿望。因为边界问题印度就放弃它的战略独立、为美国反华政策所用,显然不符合它的利益。

因此中国要坚持本国的利益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决不能被“四国联盟”的虚张声势吓住,屈从于来自它的压力。中国与日印澳打交道该怎么就怎么做,该包容的分歧包容,该坚守的利益底线就要坚守,无法避免的冲突我们也顺其自然。

还拿印度来说,它会发现,中国不会在印度洋上威胁它的安全,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领域比分歧更多,至于边境纠纷,它不是“四国联盟”能够使得上劲帮印度的,印度必须自己面对中国。双方可以

“四国联盟”要对付的那个战略上“四处出击的中国”并不存在,它的空洞在于目标虚假。而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与美国最紧密的澳大利亚并没有因为这种紧密而获得中国的让步,澳大利亚恰恰在经济上吃的亏最多。

“亚洲版北约”的构想本身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它所对付的那个“中国”与真实的中国有太大差距。所以美国构建它所希望的反华统一战线面临巨大困难,连日印澳对四国机制的公开定义和描述都与华盛顿的不同。更何况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它们大多都是想与美国相互利用,从而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利益场。

中国需要警惕、淡定、自信,我们是整个地区积极正面的力量,实力强大,并且与人为善。我们不与世界为敌,任何人休想把中国周边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对付我们。▲



第二波疫情冲击欧洲经济复苏

丁纯 纪昊楠

欧洲第二波疫情正汹涌袭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欧洲每周新感染病例正在创下年初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近期,法国、意大利、波兰,以及前期欧洲抗疫的“优等生”德国新增病例都创下单日新高。与上半年第一波疫情不同,这次势头更猛,不仅重击第一波疫情重灾区,而且连此前疫情较为缓和的中东欧国家如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等近期单日新增确诊人数都达到四位数。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公布的欧洲地区新冠疫情“红绿灯”地图充分显示这一日益扩展的危机。

经济前景雪上加霜

与日趋严峻的疫情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欧洲经济的前景,可谓雪上加霜。

受到第二波疫情的影响,欧洲经济的复苏速度正在放缓。欧洲央行管委雷恩表示,欧洲经济反弹弱于预期,复苏形态看起来像是“截短的平方根”。相关机构和国家纷纷再次下调今年经济增长率。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经济将分别萎缩12.6%、9%、10%。而据德国五大经济研究所近日联合发布的秋季报告,连被誉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不仅今年将衰退5.4%,而且明年增长也将只有4.2%,均比春季报告预测要糟。

据此预判,其一,随着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政府被迫再次加强限制性政策,欧洲经济活动趋于低迷。8月与9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较7月连续下滑,其中服务业PMI低于预期。

其二,与此同时,欧洲失业率较前期正在逐渐攀升,如果企业不能有效复工复产,许多依赖救济维持的企业将不得不裁员甚至破产,失业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其三,欧元区金融稳定问题也令人担忧。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由于债务水平飙升,欧元区的金融稳定风险正在上升。随着企业偿付能力的恶化,欧洲金融体系将迎来不良贷款的持续增加。

其四,抗疫前期,欧盟各成员国获准突破财政赤字限制,纷纷出台大规模赤字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以保护企业、民生,不仅迅速推高了政府债务水平,欧洲多国政府公共债务已经创下历史高点。如法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逾10.2%,公共债务则将达破纪录的117.5%。而且也为未来的复苏深深“埋雷”。

政策工具近乎见底

面对再度肆虐的疫情和严峻的经济形势,欧盟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政策工具箱已经囊中羞涩。

此前欧盟通过艰难的协商才达成的、包括3900亿欧元赠款在内的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各国具体金额分配、实施细则等还在“扯皮”当中,可能要到2021年才会进行首次支出,远水解不了近渴。而第二波疫情的接踵而至,无疑又令救急纾困需求倍增,资金缺口横生。

而欧洲央行同样缺乏“武器”。7月到9月,欧洲央行始终维持货币政策不变,考虑到负利率和已经实施的空前规模QE举措等现实,其政策空间也非常有限。

欧盟还同时受到一系列外部环境制约,一方面,脱欧后的英欧经贸关系谈判曙光未现,双方在公平竞争等问题上互不相让;原主要经贸伙伴美国疫情失控,美欧之间贸易摩擦依旧,航空补贴、数字税等问题矛盾重重。另一方面,功能失调、支离破碎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再加上难以预料的全球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均恶化了欧洲经济的复苏前景。

民众出现懈怠情绪

抗疫与恢复经济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欧洲民众的配合,而民众普遍出现了倦怠心态和抵触情绪。

疫情二次暴发本身就与民众的松懈态度不无干系。而随着疫情变本加厉的二度来袭,欧洲国家内部是否需要封城禁足的争论再

起,除了其可能对经济复苏的影响打击外,恐怕民众松懈、倦怠、麻木和抵触的心态,以及心理压力和承受力到了极限更为引人注目。

一是心态上,民众对第二波疫情低估,对限制性措施多有抵触,正如法国总理卡斯泰所说,太多人没有意识到“第二波(疫情)浪潮已经到来”,无视疫情恣意行事,乃至大搞街头政治的现象屡见不鲜。

二是现实层面,降薪、失业、停工、禁足等导致收入下降,生活艰难,正在侵蚀欧洲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随着疫情带来的“战时政府”信任红利逐渐退潮。在法国,民调机构Elabe最新数据显示,只有35%的受访者信任政府能有效抗击新冠,73%的人表示对疫情发展很担心;在荷兰,对政府应对举措的支持率近期从75%降至65%;在英国,民众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从3月底疫情暴发初期的领先反对党工党26个百分点,到近期出现反转落后。凡此种种,疫情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将对欧洲经济复苏与社会稳定造成严峻考验,甚或衍生出社会动荡。这对欧洲各国政府以及欧盟领导层,均提出了新的治理和执政能力的新考题。

短期而言,欧盟及其成员国可借鉴他国抗疫成功经验,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审时度势,加强疫情管控,推进疫苗研发,综合实施经济、社会应对政策,加大保民生稳社会力度。

长期来看,强大、一体、有机整合的经济与社会力量是应对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时代内外挑战的王牌。欧洲还需解决疫情冲击所暴露出来的综合性问题,诸如相关经济对策制定、干预工具协调、社会习俗引导、民众自律意识的培养、社会动员能力增强以及地方、国家和欧盟间的协调等。欧洲抗疫需要上下一心,“标本兼治”。▲(作者分别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和公共事务学院学生)



中东是重要的国际能源区域,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合作区域,是国际矛盾集中和世界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在中东自身和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甚至根本变化的今天,我们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中东,积极务实地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以色列和巴林于本月18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巴林这个海湾小国也成为第四个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有报道称,双方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协议的。一个由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对巴林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

基于目前局势的新变化,对于中东未来的新图景,我们需要注意一些特点:

一是中东三个非阿拉伯国家的地区影响力提升明显。在中东20余个国家中,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是非阿拉伯国家。历经多年战争和动乱,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原本的中东强国渐趋衰落,除沙特外海湾富有的阿拉伯产油国体量有限,所能发挥的区域影响力有限。未来,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或将构成中东区域内的四强格局。此外,就与地区国家关系而言,土耳其对当下中东的安全稳定存在挑战。

二是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和平”的核心之一,但其

积极应对中东未来新图景

范鸿达

重要程度受到挤压。尽管仍有一些国家把“巴勒斯坦问题”称为中东政治的核心,但当前中东陆续出现重大变化,巴勒斯坦面临的现实也与几十年前不同。巴勒斯坦问题有其内涵的演变,“中东和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整体而言有利于中东和平。在看待“中东和平”时也需与时俱进。

三是伊朗对外关系存在变数,国家具有快速发展起来的潜力。虽然目前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仍然非常糟糕,但是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伊朗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十分久远,即使在当下伊朗国内主张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政治力量也相当大,伊朗民间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声浪也不可忽视。伊朗不缺国家自然禀赋,一旦外部环境改善,很可能会提升发展速度。

面对未来可能的一些新动向,首先,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在保持多边的同时适当增加双边的形式。目前阿拉伯国家内部暴露出一些矛盾,因此在现实政治中,可以就具体议题增加开展点对点的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当然,我们也相信一些阿拉伯国家最终能解决好这些矛盾。

其次,积极看待巴勒斯坦问题与中东和平。尤其是当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不必一味坚持守旧视角,因为对和平的追求越来越成为中东较为普遍的民意。

第三,在提升与中东国家关系时,要以自己的实际需要为考虑基准。与中东国家搞好关系有利于中国,我们在开展外交时可超越中东区域内复杂国际关系的羁绊。

第四,避免让中东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中东是世界大国都很关注的地区,中东国家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中东国家对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再加上它们对世界大国的态度本身就不同,所以避免让中东国家陷入在中美之间被迫站队的境地是上策。如今,我们需要注意到中东区域格局的潜在变化,适时谋篇布局。▲(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志远卓越学者、中东研究所教授)